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定鼎奇聞 第五回 李自成糾凶謀叛 李公子發粟賑濟

話說李自成因眾人立他做了寨主，連夜遁入河南，在東南太行等山，幽僻去處，紮下人馬，佔據一方，橫行四境。南北去的客商，分明是他的大塊魚肉。他又去結連九十八寨的響馬，做聚同劫。連那周清夫妻，並自己的妻子及丈人妻舅，一齊迎接過來，住在一處。且說他的丈人，是米脂縣內一個有根本的人，人稱他為鄭員外，如今怎麼肯到這個所在？看官，有所不知，他一來的女兒嫁了這個大盜；二來也為年荒賠糧，壞了人家；三來兒子混名一斗粟，向來不安本分，故而一堆落草。如今有這個機會，及早走路，還是嫌遲。那九十八寨，共有六百三十萬人馬，內有二十二人，又是眾頭目中的魁首，各有混名，自稱好漢。 第一名老回回 孫 昂

第二名 洪太太 洪用光  
第三名 翻江龍 呂 佐  
第四名 曹 操 王 漢  
第五名 八大王 張獻忠  
第六名 一條棍 張 立  
第七名 格子眼 盛永正  
第八名 冲天鵬 方也仙  
第九名 鐵玫瑰 梅遇春  
第十名 水抱龍 劉伯清  
第十一名 雙豬豹 史 定  
第十二名 潑水風 陸 綱  
第十三名 一枝花 王千子  
第十四名 兩裡金 剛王命  
第十五名 五閻王 邱正文  
第十六名 掃地王 聞人訓  
第十七名 可飛天 沙來風  
第十八名 善隱身 蔡本雄  
第十九名 混天龍 馬元龍  
第二十名 穿山甲 金庭歎  
第廿一名 不沾泥 趙 勝  
第廿二名 混十萬 姜 廉

今又添二名

滿天星 周 清

一頭粟 鄭日仁

這一班有名的大盜，共推李自成做大元帥，稱他為闖王。那時自成一心想道：「我有了這九百萬人馬，若不去攻州奪縣，圖個大事，也自枉了。一日喚兩個賊頭，是八大王張獻忠及掃地王聞人訓，商議道：「目今天災迭降，飢荒異常，南蠻數次浸凌，朝臣盡是貪佞。天下百姓，離心離德，已不是一日了。孤欲起意興師，救民水火，二公意下如何？」獻忠道：「大王欲圖大舉，必須先聚資糧，今興數百萬之師，一日費鬥金猶為不足，雖雲除暴救民，然其始亦未免借民起義。」聞人訓道：「我主乘時勢，以圖大事，張公借百姓，以勤王師。是誠揆勢機權，因時見識也。」自成道：「何謂借民起義？」獻忠道：「今要奪取天下，全賴軍旅之眾，軍旅之計，務在先集錢糧，今人既不能作無米之炊，天又不能降點金之術。必須分撥人馬，幾處搜取民間財物，幾處要截起解錢糧，必得堆積如山，方可克成大事。自成見說大喜，即分撥人馬，各自統領大隊前去，或埋伏要路，或劫掠各邑，頒有告示一道，以諭軍中：

闖王示 通以天災大亂，人心惶惶，孤欲起義興師，救民塗炭，但以錢糧不繼，安能鼓動三軍。特命爾等，各依分派，開列所在前去，同心協力，奪草截糧，務期子女金銀，歸途滿載，庶得共襄大舉，永享鴻圖。

孫昂、史定領兵十萬前往山西；聞人訓、方也仙領兵十萬前往山東；呂佐、林漢領兵十萬前往陝西；洪用光、鄭日仁領兵十萬前往南直；馬元龍、王命領兵八萬前往滁和。

這幾個賊首，領了人馬，各遵派定所在，前去劫掠。幾省地方受害，說勢盡這般慘毒，雖有撫按官員，急切裡也沒計擺佈。朝廷知縣勢可慮，敕下兵部作速調兵征剿。那時有個龍大輪，不過略曉武藝，卻自負邊才，說得天花亂墜，兵部也就承了虛名，推他做個剿寇的總督，受了敕書，任了大事。卻被賊頭張獻忠，因為與賊李自成伙內自相矛盾起來。他便離了闖賊，徑到龍總督軍前投降。大輪不提防，是個狼子野蠻心，遂引為心腹之托，也不去散他的伙黨，反把軍器火藥錢糧，吩咐與他，分明是贈他許多謀叛的器具。他果然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依舊反叛去了。龍總督因此犯罪，下了天牢，擬成大辟。那獻忠另為一隊，聚集人馬，殺入湖廣地方。若說獻忠的手段，也極利害，先把官民人等，計有五六萬，驅至一個大山野去處，四面紮下人馬，圍定著眾人，舉出朱氏子孫，盡行殺戮。再查武職官員，並兵丁等俱行砍死。只留會做裁縫與唱戲的數千人，其餘趕至江中都溺死。正是殺得：

赤壁山前，滔滔血浪翻揚子；

岳陽樓下，疊疊白骨滿洞庭。

不說獻忠這般利害。再說河南開封府杞縣，有個李尚書的兒子，名岩，中過鄉科。平昔做人，疏財仗義，因連年荒旱，米貴如珠，縣官不知撫恤百姓，一味比較錢糧。終日把這些糧戶，打得血流淋漓，啼號嗟怨，作成那書吏、皂隸，肥頭胖耳，積得產厚家饒。那李公子看不過，寫了一張呈，率眾人到縣堂來呈，第一款求他暫停徵比，第二款要他設法濟飢。知縣見了公呈，心裡想道我不過做朝廷的官，那百姓欠錢糧，沒得吃，於我甚事。便道：「上台催餉的文書，絡繹不絕，若不徵比，將何起解，必然罪及本縣了。至於濟飢一事，縣中那得這項無礙錢糧，可以設法？除非本地官家，自捨己財，救桑梓才好。」李公子見知縣這般言語，心上好似不安，回到家中，把自家倉庫裡的稻穀，計算一回，除了家中日用米飯，其餘盡行散給，與本縣內百姓計口關領。正是：

軫念貧民散粟財，歡聲萬口頌如雷。

誰知惹禍彌天大，一片丹心化作泥。

李公子雖有好心，只是以一家之大，難賑濟得許多百姓。別圖的不得沾恩，就有一班無知好事的，招數十人，向本圖裡的官家富家吵鬧，援引李公子為樣，要他發粟濟貧。也有要搶奪的，也有要放火的，這些大家巨室，那裡又有第二李公子在裡頭。夙怒他市恩沽譽，啟奏開端，去稟知縣，求其出示禁止。論起來，卻是那知縣會做官的，只該勸他力助，發心各賑本圖，豈不是個方便人情，免了後來生出大禍。那曉得這個知縣，心中反怪李公子多事，反出一面硬牌，來禁百姓。牌上寫道：

杞縣正堂示諭：照得年荒乏食，天實降災。爾百姓只合安心順受，豈宜越禮犯法。傳諭速速解散，各安本分生理，不許借名求

賑，糾眾行私。如違即係亂民，嚴加究辦。

那無數飢民，見了牌上的諭，登時亂竄起來，把牌丟在地下，踏得粉碎。把那掛牌的皂隸，只有舌頭上不曾著拳，負痛奔脫，去縣內回復本官。那裡眾百姓一齊擁到縣堂，七張八嘴的囉喙，高聲大叫救命、救命。知縣在私宅內聽得如此，也不敢出堂。便去請公子到內衙，埋怨道：「宅上既有許多稻穀，何不輸在官倉，待學生也設處幾擔稻子，酌量給派，卻不是好。」李公子道：「若輸在官倉，好飽吏胥之腹，小民怎沾實惠處。況且一家之積，難以遍濟各圖。」知縣道：「如今百姓聚而不散，如之奈何？」李公子道：「老父母快寫暫免比較的告示，出去安民，待晚生去勸諭他。」知縣只得依然，喚書吏寫一張告示。寫道：

杞縣正堂示：

為暫停徵比，以慰窮民事，竊今國課雖嚴，民情更急，目下災荒特甚，飢饉難堪，所以應比錢糧，暫停三月，姑俟秋成有濟，再行開限。爾百姓亦各安心靜聽，毋得聚眾喧嘩，以取罪戾，須至示者。崇禎九年七月初四日示

縣官把告示簽押了，李公子拈出縣門，黏貼在照牆之上，與眾百姓看了。道：「列位且散，待我做幾名勸賑的話，傳佈各圖，一定要他量力捐出，周濟爾們便了。」眾人道：「既是李公子吩咐，我們權且散去，看三日之後，作何處分，再到城隍廟會話說。」紛紛而散。李公子也回家，做一首勸賑歌，各家去勸勉賑濟。歌曰：

年來蝗旱苦頻仍，嚼齧禾苗歲不登。  
米價升騰增數倍，黎民處處不聊生。  
草根木葉權充腹，兒女呱呱相向哭。  
釜甑塵飛爨煙絕，數日難求一餐粥。  
官府徵糧縱虎噬，豪家索債如狼豺。  
可憐殘喘存呼吸，魂魄先歸泉壤埋。  
骷髏遍地積如山，案重難過飢餓關。  
能不教人數行淚，復思還成點血斑。  
奉勸富家同賑濟，少倉一粒思去既。  
枯骨從教得再生，好生一念感天地。  
天地無私佑善人，善人德厚福長臻。  
助貧救乏功勳大，德厚流光裕子孫。

且說知縣見百姓縣前大鬧，心上不悅，又見李公子一言解散，羞忿成怒。兼怕三日後還來聚集，遂連夜備起文書，申達上司。說道舉人李岩，心懷叵測，私散家財，買結眾心，聚集千人，倡亂搶掠。打差辱官，把持官府，使徵比不前，阻撓政令。若不早為圖治，必貽害無窮。上司也不察真假，輕信其言，就批仰該縣即速拿李岩解究，免致生變。知縣奉上司批文，就去拿李公子。

但見：

皂快成群，執一紙朱牌，猶如符命；公差作隊，持兩條黑索，卻是豺狼。進門來呼酒呼漿，拿人去要錢要鈔。全然不顧斯文體，半點那容桑梓情。

密地裡把李尚書的第宅圍住，一伙公差擁進去。先叫管家說道：「本縣太爺有話，要請李相公面講。」管家走入裡面，對主人說了。李公子已知這事有故，想是縣官見怪，差人來拿我了。便挺身走出前廳，那公差見了，不由分說，一手扭住，竟出大門。來到縣前，稟了知縣，知縣即發監票，著楚卒牢監，聽候撫按提參，候旨定奪。那李公子下了監牢，眾百姓紛紛不平道：「李公子為要賑濟我們，連累他受苦，於心何安？不如劫他出來，奉他為王，除了害民的狗官，也是一時之命。」只得這番有分教：

暴官命盡中州，義士身投西賊。

未知如何救出李公子，且聽下回分解。